

藏書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五智謀名臣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

歔郎卷以簀置厠中賔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

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

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
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
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砨宋
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
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
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

雎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
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
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
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
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
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
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
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

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
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欲少出師而悉魏韓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
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
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
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
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

賊兵而齎盗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歳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蠧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

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
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
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
恆思有神叢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
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
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
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以此得無危乎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范雎為相封之於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

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

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

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
於厠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
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
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
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
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
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
所昭王為王稽拜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為將軍

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甞困厄者

〇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

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

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
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
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
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
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
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
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愫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
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
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
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
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
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
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
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
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故
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
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

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吴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吴起大

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

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
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
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
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
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
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
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

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
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
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
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
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

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

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覩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

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焉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

用事，封於薛。威王卒，宣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十一年而宣王卒，湣王立。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

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爲孟嘗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

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

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

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

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絶嗣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盗偈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是罰狗盗雞鳴逃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叅是賞禪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

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朞年驩無所言時

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於薛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

肥牛名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

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

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

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
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
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
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
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
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
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
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

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即名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

下車接之曰先生爲文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

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
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

俯環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

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

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

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

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

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李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

毋曰夏姬無愛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

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

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

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為夫人秦昭王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

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
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
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
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
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
不韋招致上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
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
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賔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説春申君曰楚王

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
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
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
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
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
言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
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

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
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
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
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何謂毋望之
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
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

之禍也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毒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蒯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

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

齊士不與者必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刲中強
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
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
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毋相善也里婦夜亾肉姑以爲
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毋語以事而謝之里
毋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縕請火於亾
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亾肉家
遽追呼其婦故里毋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

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厮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

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
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
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
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
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
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
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廝卽姓養卒卽名其姓名卽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臭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五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五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負恃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

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

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

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

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

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
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
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
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
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
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
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

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戸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奪巳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

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冐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

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敎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陵以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嘗以

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我於君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

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

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于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曰計安出食

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説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

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
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
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
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
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

時田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乃烹酈生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秉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黄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
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
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
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後張耳與趙王
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
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
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
數使人名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
胡說甚
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

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
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
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
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
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
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
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
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名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

虜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鬭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

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

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閒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陀亦欲尋人何况老生乎

如○

亦好

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陀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將太后畏大臣有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家焉賈有五子乃出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

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肎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

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

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

而高帝曰提三尺劒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

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

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耆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衆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李生曰不贊韓長孺贊壺遂異哉此韓長孺所以爲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

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

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於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

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卽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閒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

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為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幷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

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為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

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譸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靑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

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

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